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
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
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
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衺憂心
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
言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
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
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

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新序　屈原者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强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

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
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

續齊諧記　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
之每至此日取竹筒貯米投以祭之

公輸般為楚設機械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
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臣北方之
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
宋乃攻之乎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既不得宋

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般不答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也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也吾不言般請墨子見之楚王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則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下而待楚冠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按宋滅在項襄王十三年

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
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
為與此類同王曰善哉雖然公輸般為我為雲梯必攻
宋於是見公輸般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
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
盡子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
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
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

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㕙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緤則雖東郭㕙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緤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新序卷五○又韓詩

宋玉集　宋玉事楚懷王言友人於王王以為小臣友人讓玉玉報友人書曰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

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王聞之與始而曰下里巴人國中倡而和之者數萬人中而曰陽阿採菱國人倡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陽春白雪朝日魚麗含商吐角絕節越曲國中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襄陽耆舊傳與今宋玉對楚王問少異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操是太阿戮一世流血沖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

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黄泉

宋玉釣賦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上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中可謂無策乎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玄洲釣又馬足為大王言乎王曰子所謂善釣者何玉曰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絲非綸其鈎非鍼其餌非螾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為竿道德為綸仁義為鈎利人為餌

哀王

楚哀王獵於雲夢一作莊哀王考烈王子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隨兕惡獸名子培申邑宰也以殺隨兕凶物故劫奪王代王受殃也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為代王殺隨兕故死楚興師戰於西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於王車下奪王隨兕以代王死故為有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